

父亲走了，走在了父亲节的前夕。生命中一朵可以依靠的温暖的墙体突然轰塌了，心中不免一丝寂寞空愁。

父亲对于生命是豁达的。两个月前，父亲的心肺病发作。这期间为争取父亲病情的好转，我十多次的往返于南通、上海，但父亲的病一次比一次加重。端午节前，身体已十分虚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对我说，这个世界上能活100岁的人是少数，我今年93了，过去战争年代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有的早已牺牲，有的也已作古。新中国成立后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大多也走了。我能

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的了，即使现在走，已无遗憾。你们不要为我难过。这是父亲对生命的豁达。父亲1923年11月出生

生命的豁达与眷恋

朱争平

火的考验。1944年在包场镇九甲街一次伏击日寇的战斗中，时任游击队副队长的父亲他英勇负伤，不下火线。因此对于生死，父亲早已置之度外，他对生命的豁达，正是源于他的革命人生观和英雄主义情怀。

父亲对于亲情是眷恋的。他病重期间，多次交

代我们要照顾好母亲。母亲比父亲大一岁，他俩是革命伴侣，相爱相伴65个春秋，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的政治坎坷和生

活。当年听了母亲的话，竟然康复了。父亲说，这两个核桃我珍藏了20多年，今天把它带来了。说着，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了已被他搓平了的两个核桃。这个故事，感动了当时在场所有的人。这次父亲病重期间，94岁高龄的母亲在家千方百计调剂伙食，让人送饭送菜到医院。因此，说到母亲，父亲的眼里总是噙着泪水。

红领巾桥，位于南堡镇与北堡镇的交界处，横跨在大通河上，建于1958年。如今，虽已拆除20余年，但提起红领巾桥的名字，在崇明岛上，65岁以上的人，

留在心中的红领巾桥

郭树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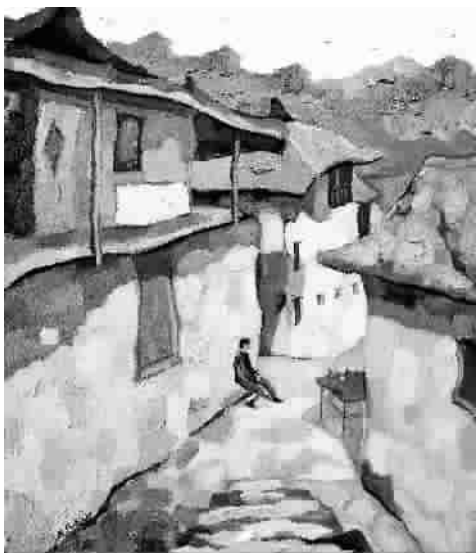
记得当年我读小学三年级，为了筹集资金建桥，我所在的四洙小学号召全校学生捐款捐物，要求人人为建桥出一

分力，有钱的捐钱，捐不出钱的捡废铜烂铁及砖屑石子等物，交由学校统一回收，集中捐献。同时，为了能按时保量完成集资任务，学校把数量指标下达到各班级，再由各班级分派到每个同学，并提出按时完成任

筹集到了资金和物资，很快“红领巾桥”建成了，原来那条狭窄的小木桥，转眼间变成了一座宽敞的可载公交车的木结构砖屑碎石铺面的桥，两旁还有护栏，“红领巾桥”四个鲜红大字横挂在中央，放眼望去，大通河犹如一条绿色飘带，轻舞飞扬，桥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沿河老街、商铺、民宅、绿树、田园，以及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车流量的不断增多，由原来的木桥改建成了水泥桥，碎石铺设的桥面也比以往更宽敞、更坚固。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城镇改造，道路拓

岁月荏苒，20余年过去了，红领巾桥虽已不见了踪影，但人们仍然把这一路段叫红领巾桥。红领巾桥那饱含深情的名字连同这里的水上风景和沿岸风情永远珍藏在了人们的心中。



山里人家 (油画) 周晔

俗话说，你可以不看世界杯，但不能不看欧洲杯，这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杯有一点平衡的意思，也就显得良莠不齐了，另外还有一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的感觉，本来是激情四溢个性张扬的比赛，弄一个愣头愣脑的球队上去一搅和，也可能使两个优秀的球队节外生枝擦肩而过，这样的情形，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好比是一对有感觉的男女，正要向谈情说爱的方向发展，却意外冒出一个很二百五的朋友，东一榔头西一棒地说着，又不能赶他走，再说下去又没了兴致，真是有点扫兴啊。

俗话说，欧洲无弱旅，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小国家，政治经济也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地方，偏偏足球踢得

所以欧洲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

子铁骨刚强，从不轻易掉泪。当年“反右”斗争时，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罗列莫须有的罪名企图陷害父亲。他们威胁父亲说，你要承认就让你吃敬酒，你要不承认就吃罚酒。面对不实之词，父亲断然回答，如果这样，我吃罚酒，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然而在他走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只要谈到母亲和亲人，刚强的父亲眼中常常滚动着泪水。这泪水是父亲对亲情的眷恋。

在重症加护病房住院的两个多月里，父亲的病号服外面，总是套着一件红颜色的薄绒衫。这件红色薄绒衫是父亲90岁生日时我儿子送给他的。后来天气渐暖，护理人员劝他脱掉薄绒衫。父亲把脱下来的薄绒衫放在枕边，谁也不许动。枕边的那件红色薄绒衫，是爷爷对孙儿的依恋。由此我想，儿孙对老人的关爱，哪怕是一件普通的薄绒衫，对老人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父亲走了。“忠诚耿直一生追求真理，自律清廉一世洁白无瑕”，这是组织对他的评价。他豁达生命，眷恋亲情的品格和情怀，也将成为我永远的回忆。

欧洲人踢球 亚洲人看球

陶文瑜

起，是一浪高过一浪，所以看欧洲杯就是一场也不能少的感觉，它让人觉得少看一场，就是一份损失和遗憾，看了以后呢，又是方兴未艾久久不能入睡，为什么睡不着呢，就是对刚过去的比赛意犹未尽的回味。

里斯本欧洲杯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在上初中，我曾经希望我的孩子陪同我看几场球赛，可是孩子说过几天就要大考了，复习还来不及。我说考不好没关系的，我毕竟是你的父亲，考不好我负责，再说了

这一次考不好还有下次，反过来等你考完了，想让欧洲人踢一场球给你看看，人家还不理你这个茬呢。我的儿子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我又说比如吧，看到好几位选手才十八岁，已经在球场上左右逢源八面威风的样子，想到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为了国家荣誉挺身而出独当一面了，多有出息啊，当他们

这大概是我听过的最为慨叹的碟片了。

这张碟片是美国著名的百年老校——雪城大学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声音艺术专业主任道格拉斯·奎因教授送给我的，碟片里是他在美洲热带雨林所采集的大自然的声音。我是在五月热闹的毕业季过后，一个人在美国东部锡拉丘兹宁静的大学校园里听完这张碟片的，头顶上是蔚蓝的天空，远处青山叠翠。

我先前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碟片，里面全是自然之声，既有大风吹过原始森林的呼啸声，也有各种动物的鸣叫声，所有的声音在天地间盘旋，令人惊叹。我仔细聆听、分辨着这些属于大自然的声音，并希望自己的内心可以有所回应。淅淅沥沥的雨声，如同潺潺小溪，而滂沱大雨的声音如同奔腾的万丈瀑布。我特别喜欢听的是大雨骤歇后那雨滴一颗一颗坠落在树叶上然后碎裂的声音，脆脆落落，干干净净。忽然，鸟鸣声由远而近，听得出它们是在飞翔中，忽上忽下，忽东忽西，雀跃中快乐无比。猛然间，猴声大

的家长多带劲啊。儿子说我才十四岁，还有四年到十八岁呢。这话使我想到他十八岁的时候，肯定还是在烦课本上的事情。我们的球踢得不好，大家都在努力，但是努力之后依旧没有多大的起色，说起来也是有点没面子吧，但我们却是很实在很真诚的球迷。

有人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法国呀？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我们的国家队和德国队西班牙队一样棒，他们去哪里我也去哪里，我会很省吃俭用地把省下钱换成飞机票和火车票，我的工作就是屁颠屁颠地跟在国家队后面走南闯北，谁要劝我回家里好好呆着，我就跟谁急。

即使我们的国家队目前还达不到德国人的水平，而且欧洲杯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心里也是想去一趟法国的，可我又怕欧洲人说我凑热闹，家里人又说我瞎起哄，这真有点花钱买不自在了，所以思前想后还是呆在电视机前看比赛了。

的大风，相当12级台风风速的3倍，而它的破坏力相当于12级台风的近10倍。这是目前世界上记录到的最大的风。奎因

采集的南极风声非常丰富，有轻漾之时，也有暴烈之刻，微风柔如短笛，暴风强如海啸，轻拂时可以吟唱，狂暴时可以摧毁一切。在南极有种说法，人可能会被严寒冻死，但一定会被暴风吹死。我想象奎因在采集风暴时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胆量，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创造的激情，那是做不成这样的事的，因此，我对奎因说，一个能如此倾听大自然声音的人，一定便是个“天籁之人”。

令我好奇的是，奎因就职的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是美国第一家新闻学院，我也在大学里兼职教授新闻学，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新闻学院里还有像奎因这样开设声音艺术专业课程的。其实，细细想来，声音不就是最基本的传媒因子吗？所以，若要创立世界一流大学，是否可以在学科设置上有所创意？



从军嫂到招商能手

夏耘

勤工资、办理社保及各类申报等既严谨又繁琐，但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有一天我的师傅许大姐，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党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夏，你现在从事的是人事工作，这个工作繁琐、严谨，特别是人事档案方面不仅要

听了师傅的话，我想了很多，一个年轻人，不仅要在工作上要求进步，更要在思想上要求进步。现在自己工作在这样氛围的环境中，身边又有这么多优秀的党员可以学习，的确是自己人生旅途的幸运。于是，在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上，我以实际行动

向党组织靠拢。在大厦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2004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危及到上海商务楼市场。我们大厦空置面积一下达到12%，这样一来，一个月公司就要损失70多万元，一年就是八百多万。

面对困境怎么办？企业的困难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为企业解困也是党员的责任！

大厦公司总经理室号召全员招商，我们全体党员骨干积极响应。只要一有空，我就出去跑中介，遇到亲朋好友，总是忘不了推广、介绍大厦的办公房。这中间可以说酸甜苦辣都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忙了几个月，没有一家签约成功，心里不免既焦急又郁闷，有时真想不如放弃算了。但

一想起肩上的责任，我心里又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和力量。这些年来，我引进招商面积近四千平方，为公司的经济效益尽一份力。

当然，我取得的这一点成绩，只是大厦公司党员招商的一个缩影。八年来，有很多党员和我一样，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招商成功。就是通过这样的合力，才使我们公司的人驻率一直走在同行业的前面，别业的楼盘入驻率只有70%的时候，我们却几次达到了100%，在全市、全区的楼宇中独占鳌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我已是一名党支部书记，我将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学习、工作、社会生活上起到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十日谈

党旗下成长

明日请看一篇《那次探亲我违抗了父母》。